

CUS3003 Final Project

Yim Wing Yi

Hui Sze Ye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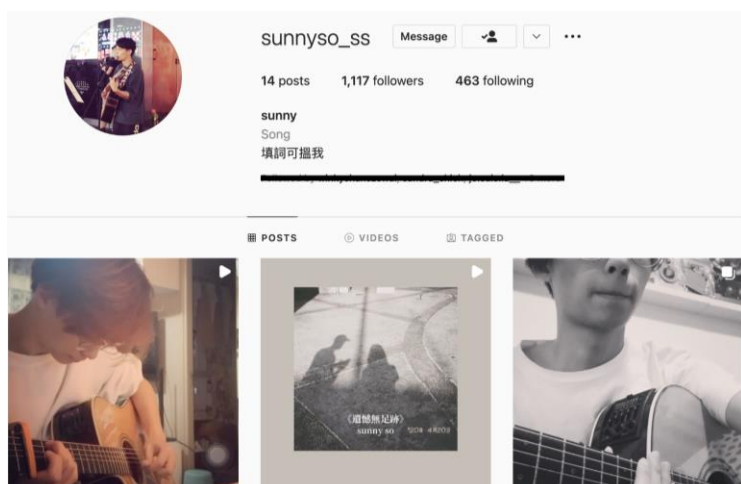
Nip Tsz Ching

流行音樂中的香港故事

引言

廣東歌一直是香港文化重要的一部分，陪伴了很多代香港人成長。在八九十年代，廣東歌更是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歌手張國榮、梅艷芳、譚詠麟、樂隊BEYOND等更不只在香港走紅，人氣更遍及世界各地，特別是在東南亞深受歡迎，是廣東歌的代表人物。可是，到了二零一零年代，廣東歌逐漸衰落，被指「青黃不接」、「掉下神壇」。一直到了2019、20年，在社會運動和本土新進歌手的冒起，重新燃起了香港社會對廣東歌的關注和喜愛，甚至出現了所謂的「Mirror效應」。那樂壇已死還是起死回生呢？因此本文將探索廣東歌如何反映香港的文化、社會狀況、本土身份認同感，並尋求本土音樂創作的挑戰和機遇。

此外，為了從更多角度去認識廣東歌，筆者訪問了本地創作歌手Sunny，以了解本地創作歌手對廣東歌的看法。Sunny 是在2020年得到朋友的建議，在社交媒體上傳唱歌影片以抒發其情緒困擾。後來Sunny社交媒體上得到小成功，對自己的歌唱能力逐漸感到自信，便開始接觸街頭音樂，不定期在街上自彈自唱。之後，他與朋友一起參加音樂創作比賽時，發現了自己在填詞作曲方面也頗有天份。其後便繼續嘗試自行填詞作曲和自費出版音樂。現時他除了創作音樂之外，還會開班教學，教人唱歌的技巧。雖然Sunny 玩音樂的年資並不多，但他對廣東歌有自己獨到的看法，在音樂創作上亦頗有心得。



圖一: 受訪者Sunny的社交媒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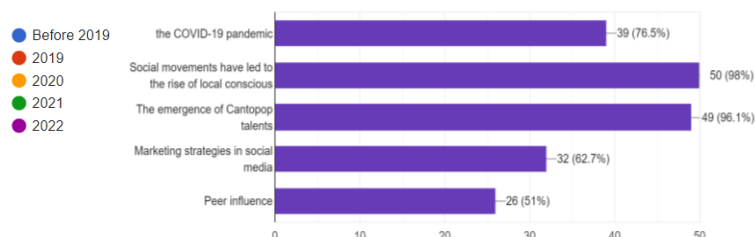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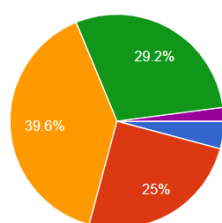
一. 從廣東歌中看香港

「一個地方流行甚麼歌曲，可以反映在那裏生活的人的感受和生活面貌。」(羅民威，1999)¹

歌曲作為流行文化的一環，一直是歷史研究中其中一類珍貴資料。研究人員認為歌曲是一種產品，是社會和文化的一部分，或多或少直接反映產生地的社會和文化。它們透露不同群體中有着的共同價值觀、集體回憶和情感，因此有助於定義一個群體的身份。²

廣東歌有着長久的歷史，隨著香港的社會發展，它們也逐漸發展成不同類型、風格的音樂。在研究不同時期的，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社會的發展脈絡。大家還記得十九世紀七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正流行甚麼歌曲嗎？當時香港經濟未及後來蓬勃，市民生活仍有不足。在《制水歌》、《半斤八兩》等歌曲中，我們可以知道當時水資源不足和「打工仔」的日常生活。後來電視娛樂興起，出現了不少有名的電視主題曲，如《獅子山下》、《奮鬥》。這些歌曲有着各種勵志的歌詞透過出當時市民的對生活的堅持和對香港的自豪等的「香港人精神」。而到後期，有關香港回歸、中港關係等的歌曲亦引起迴響。

經過中間很長一段時間的沉寂後，廣東歌在近年再度興起，更發展出更多不同類型的音樂。問卷結果反映，不少人在2019-21年起開始聽更多廣東歌(見圖二)，主要原因包括疫情、社會運動、新進人才/歌手的出現等(見圖三)。正如Sunny所言：「社會每一秒發生緊嘅嘢都影響緊(廣東歌發展)」。近年活躍的音樂創作者當中，很大一部分都對香港現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作出回應。社會和音樂處於一個互相影響的狀況。音樂反映社會狀況，同時也對社會變革有着推動的作用，屬於一種精神上的助力。香港人對廣東歌的重新關注始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和疫情，並因2020-2021年MIRROR走紅而爆發。在近年發行的歌曲中，除了一向流傳度高的「慘情歌」外，其他題材的作品亦相繼湧現，而當中回應社會狀況或問題的作品亦佔一部分。



圖二:When do you start listening to Cantopop frequently? 圖三:What contribute the resurgence of Cantopop in recent years?

Sunny在訪問中指出社會變化對廣東歌造成的影響主要在歌詞上。除了廣泛流傳的二改歌曲外，社會運動後的歌曲多了不少以「不是孤單一個」、「信念」、「平安」、「生死」等的歌詞，如Dear Jane的《銀河修理員》和林二汶的《最後的信仰》。社會變革引起的移民潮也是近期廣東歌常見的元素，如「飛」、「遠去」等字詞。以C AllStar的《留下來的人》和Rubber Ba

¹ 羅民威，1999，流行曲中的香港世界，時代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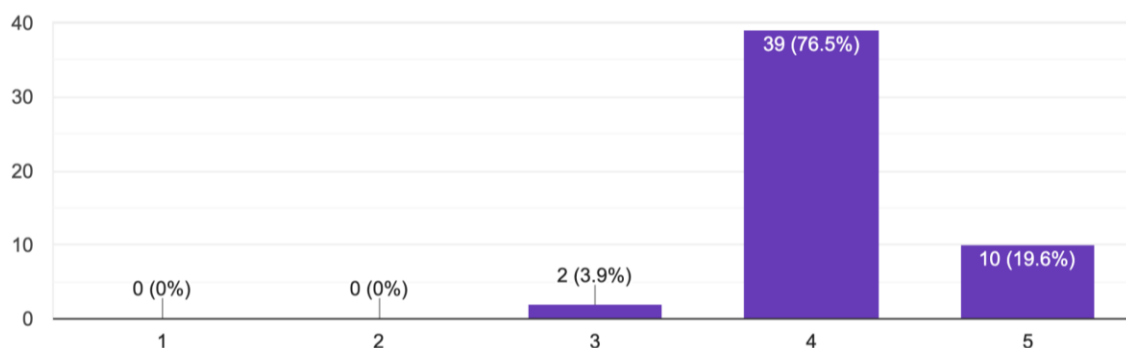
² “What Can Songs Tell Us about People and Society?” HISTORY MATTERS - The U.S. Survey Course on the Web

nd的《Ciao》為例，兩曲均帶有「散聚」、「話別」、「荒誕」、「浩劫」等意思的詞。雖然未有明確指出，但聽眾能自行領會背後的深層意思。當問卷問及哪一首歌曲最能代表香港時，上述提及的廣東歌亦是收集結果中較常出現的歌曲。另外，歌曲如Mirror的《Warrior》、ONE PROMISE 的《明年見》也佔一席位，相信是「大不了死 亦不會避」、「新世界創造 一班被選中嘅細路」、「相信一切未完 鮮血滾燙未完」和「擊過掌 稱作手足的 割不斷」等歌詞以共同情感引起了不少香港人的共鳴。



二. 廣東歌與香港人舊情復熾

過去的十多年，香港樂壇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加上韓國、日本、台灣的樂壇迅速發展，吸引了大量的香港聽眾，令廣東歌逐漸由巔峰時期走向低迷。踏入2020年代，本地樂壇恍似重生，除了多名本地歌手，例如林家謙、張天賦等人嶄露頭角，成功走進香港音樂市場外，香港樂迷也開始將他們的關注點放回本地樂壇，例如由男團MIRROR引發的香港追星熱潮，令本地樂壇產生復甦的跡象。本土身份認同與本地樂壇發展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香港人對本土身份認同的提升間接推動了本地樂壇的發展，而廣東歌又令港人之間出現凝聚力，促進了他們的本土身份認同。



圖四：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Cantopop affects Hong Kong citizens' ethnic identity?

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廣東歌能夠影響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大部份受訪者的回應指出廣東歌是香港文化和生活的一部份，聽眾透過聆聽廣東歌得到陪伴和安慰。樂迷容易在廣東歌中找到共鳴，並因此產生歸屬感。

在2019年，香港發生大型的反送中運動，這場社會運動除了反映港人對當時的制度甚至政權的不滿外，更將港人的本土意識推向高峰。運動中出現了不同的標語、歌曲，它們普遍帶出一

個類似的主張：「想要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香港」。社會運動令本土意識在香港萌芽，「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在香港社會中扎根。粵語作為香港的本土語言，香港人自然會想將這種重要的本土元素保留下來。廣東歌用粵語作為主要的創作媒介，創作人以廣東話的書面語填詞，歌手以粵語表達歌曲的情感和意境，廣東歌成為了一種載體去傳播粵語，因此港人將支持香港樂壇視為捍衛香港本土文化的其中一種方法。此外，廣東歌會將一些時代回憶寫進歌詞當中，例如張敬軒的《青春常駐》中提及的星矢和叮噹是不少香港人的童年回憶，香港人希望透過支持廣東歌將這些屬於香港人的回憶流傳下去。

「流行音樂有四項社會功能：

- 一、流行音樂幫助我們定義自我，我們可以通過流行音樂獲得身份認同；
- 二、流行音樂為我們提供了空間和途徑，讓我們去經營眾多的情感；
- 三、流行音樂可以建構我們的集體記憶，組織時間；
- 四、流行音樂讓我們把握現在，鞏固自我意識。」(Simon Frith, 2007)³







廣東歌以香港發生的事為創作題材，只有身處同一個社會環境下才能完全理解歌曲背後想帶出的故事。Sunny提到：「廣東歌係寫香港發生嘅事，所以佢係屬於香港人嘅歌，只有身處香港嘅人先會明白。」例如C AllStar的《留下來的人》表面上是一首港派情歌，但身處香港的人或許會將歌曲與社會環境連結起來，將這首歌與香港社會上的移民潮產生聯繫，認為歌曲是在講述移民潮下的離散故事，並產生只有香港人才有的獨有解讀。有人認為廣東歌是屬於香港人的音樂，廣東歌某程度上記錄了香港人的集體情感和時代故事。透過聆聽廣東歌，香港人將自己的經歷與歌曲中描繪的情境產生連結，便更能發覺自己是這個時代中的一份子。當聽眾發現自己與其他人在聆聽同一首音樂時，大家能產生共同的情感，便會發覺自己和其他香港人有着相似思想和感受，並加深他們對「香港人」身份的歸屬感。

三. 在香港玩音樂注定乞食？

如上文所述，不少香港人都認同自從2020年開始，他們又重燃了對廣東歌的熱情，與它連結或重新連結在一起。從Spotify的每日播放排行榜的頭200名中可見，在2020至到2021年期間，廣東歌播放率比例上升了20%。而且當中的廣東歌亦愈來愈新，人們在手機中循環播放的音樂歌單可能都已從《單車》、《明年今日》和《心淡》變成《E先生 連環不幸事件》、《一人之境 in C major》和《反對無效》⁴。在2022年的5月，Spotify每日播放排行榜的前十名都被Mirror的成員、張天賦等人霸佔，而這些人都是香港的新生代歌手。一場突然其來的疫情，讓香港人困在家中，空出更多的時間去留意和欣賞廣東歌；一場奮不顧身的社會運動，讓香港人更重視本土文化，對廣東歌和香港歌手開始有不同的審視和選擇。疫情和社會運動等契機都讓香港人認識和主動接觸更多廣東歌。

³ Frith, Simon, *Taking Popular Music Seriousl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7), pp. 213

⁴ 阿果（2021年11月30日）。至少有歌·6 數據故事：崩壞一年，陪伴香港人的是什麼歌。零博客 2021. Q4。

| | | | |
|----|---|-----------------------|--------|
| 1 |  | 作品的說話 姜濤 | 38,687 |
| 2 |  | Dear My Friend, 姜濤 | 34,298 |
| 3 |  | 鏡中鏡 姜濤 | 31,435 |
| 4 |  | 賽勒斯的爱 張敬軒 | 29,128 |
| 5 |  | 留一天與你喘息 陳卓賢 Ian | 26,898 |
| 6 |  | 記憶棉 MC 張天賦 | 26,351 |
| 7 |  | 小心地滑 MC 張天賦 | 25,844 |
| 8 |  | Got U 陳卓賢 Ian | 23,616 |
| 9 |  | Master Class 姜濤 | 21,678 |
| 10 |  | 反對無效 MC 張天賦 | 21,446 |

圖五：Spotify上的香港每日前50名歌曲

但其實除了聆聽廣東歌、追捧本地歌手外，Sunny 認為香港人在這期間開始會留意更多本地的音樂製作人。一首廣東歌的製作並不能完全依靠和歸功於歌手，背後還有很多幕後的製作人員在默默耕耘，如監製、填詞人、作曲人和編曲。而在這兩年間，因香港人投放更多的關注於本地樂壇，加上電視音樂節目的成功，黃雙駿、澤日生等幕後的音樂製作人終露出鋒芒，得到更多人的注意和認識。另外，香港人聽廣東歌的口味變得多元化，更多人認識和留意非主流或小眾的本地廣東歌，如My Little Airport。這擴大了廣東歌市場的發展空間。同時，更多的香港獨立音樂人亦在這兩年間嶄露頭角，如林家謙、Serrini 和江逸天。這些獨立音樂人並不隸屬於任何的唱片公司，所製作的音樂不會受到主流文化和商業影響，且作詞、作曲、錄音等幕後工作全部都是由自己負責。因此，廣東歌市場不再由大型唱片公司壟斷，一些獨立的音樂創作人終能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吸引到欣賞他們的一群聽眾。

然而，要從一個默默無名的音樂小薯仔（無論是在唱歌或幕後製作方面），到有一群固定的聽眾支持或得到音樂人賞識，當中究竟需要花費多少的時間呢？答案沒有人知道。正如Sunny 所講，要在音樂圈子裏發展其實很講求個人際遇和人際關係。當你能認識到音樂圈子內的人，並得到他們的提攜，才會較容易在圈內發展起來。而且，要製作一首歌曲其實需要很多的程序。除了作曲作詞，還需要經過編曲、混音、錄音和樂器伴奏等程序才能得出一首完整的歌曲。對於大部份剛剛踏入音樂圈子的人，他們難以獨自一人完成所有的製作，所以需要花費請專業的音樂工作室協助製作歌曲，如錄音和調音。以Sunny為例，在他創作音樂的初期，他完成作曲和填詞後，便會去音樂工作室錄音。在錄製的過程中，調音師會幫他調音、加入樂器伴奏等，而調音師為他做的每一項修飾工作都會逐一收費。一首完整的歌曲最終需要花費他五位數的金額才能完成。因此，一首歌曲的製作成本非常高昂，若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或學習更多的音樂相關技能以降低製作成本，其實難以負擔。在訪問的最後，Sunny 說了一句：「我會當音樂係興趣，而唔係工作，雖然我真係好鐘意音樂。」Sunny 笑言自己是一個很現實的人。他表示音樂的創作成本很高，自己未能不計成本和時間地去持續輸出音樂創作。雖然他確信自己對音樂的熱愛不會改變，但在思及將來的生活成本後，他並無意將音樂當成工作發展。

結語

香港人利用廣東歌訴說着香港的故事，連結着香港人之間的感情。每個香港人身旁總有一首廣東歌陪伴在他左右。那首歌可能是他的童年回憶；可能是他友情的標記；可能是他對愛情的承諾。無論香港樂壇生死與否，那首歌總會埋藏在他記憶中的深處。前奏響起，便會不自覺地接起下一句的歌詞或旋律。

在廣東歌的發展路上，有人走，但亦有人停留和加入。記得在訪問Sunny時，問及他在音樂創作路上最深刻的一件事是甚麼。他回答說是音樂人之間的互相幫助和扶持。他一直光顧的音樂工作室因受到疫情影響而不得不結業。他與該工作室有過多次合作，所以與老闆十分熟悉。在結業當天，老闆請Sunny去他的工作室拿一些可用得到的工具，如耳機，並免費送給他。在Sunny離開工作室時，老闆更對他說了一句：「要努力做音樂呀！」筆者想就是音樂人對音樂的這份熱誠和堅持、對廣東歌的執着和薪火相傳才能讓人願意停留和加入於此當中。

Statement

Objectives: 探討廣東歌近年的發展及其如何反映香港文化和社會狀況

Research Questions

1. 廣東歌中反映的香港社會現象
2. 本土身份認同感與本地樂壇發展之間的關係
3. 廣東歌創作的挑戰與機遇

Format: Feature Article

b. reflection on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volved in creative work

在準備這個「創意工作Creative Work」的過程中，我們製作了一份問卷去了解更多香港人對廣東歌的看法和廣東歌對他們的影響，以分析廣東歌如何反映香港人及香港人文化和社會的狀況。同時，我們亦訪問了一位本地的音樂創作人，希望能從音樂人的角度去剖析和探討廣東歌近年的發展。

在發放問卷方面，我們最後只收到51份的回覆。這與我們的目標有些差距。我們原本希望能收集到更多的數據，以增加問卷調查結果的可信性和說服力，可惜事與願違。即使將問卷發放給身邊的朋友及上傳到社交媒體上，最終所得到的回覆亦不多。而尋找受訪人方面，我們相信在音樂市場上耳熟能詳的音樂人很大機會都不會或沒有時間接受我們的訪問。所以我們將受訪者的目標轉移至一些小眾的音樂創作者或街頭藝人。但因我們並沒有任何與音樂創作相關的經驗，所以我們不認識從事或熟悉這類工作的人，並讓他們去接受我們的訪問。幸好最後在一些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找到Sunny成為我們的受訪者。

不足的問卷回覆及尋找受訪人的困難都讓我們明白到Sunny在訪問過程中曾提及到「識人的重要性」是怎樣的一回事。若我們能認識更多的人，便會更容易收集問卷和尋找受訪人。而在音樂工業等這些創意工作中，人際關係和人脈都是很重要的一環，是音樂人在圈子內的重要資源之一。與其他只是準時上班、工作沒有出錯等便能安穩工作的人不同，大多數音樂創作人都是用作品說話。但每一間音樂公司每一天都可能收到過百份作品，而當中能被選中的作品卻寥寥可數。因此，若是能有伯樂的賞識，將對他們的事業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在社交媒體的呈現上，音樂和影片都會較文字更為吸引人觀看。人們或會用3分鐘去觀看一條小影片，但卻未必會用來閱讀一篇小文章。而這份創意工作我們是用文字去建構和表達，所以為增加文章的吸引力，我們加上不同的圖片和圖表，以便於說明和讀者閱讀文章。

c. concepts discussed in the course

i) 粉絲文化大程度上推動着本地樂壇的發展，只有粉絲願意為本地歌手消費，歌手才能通過製作音樂得到金錢上的支持去維持生活，得以專注他們的音樂製作。相反，如果粉絲基礎不足，歌手可能因為金錢上無法支撐而退出音樂行業，令本港樂壇的人才減少。一個行業的收入是否可觀直接地影響了人才是否願意加入該行業，樂迷對本地樂壇有較高的關注度促使本地歌手在社會中有較大的影響力，從而得到更多的工作機會，例如廣告拍攝和出席商場活動的機會，他們在社會中的曝光率亦會同時提高。粉絲群組的建立讓粉絲能夠與其他粉絲集體地參與偶像活動，例如粉絲見面會和演唱會等，粉絲群組提高了粉絲之間的凝聚力，亦提升他們對其偶像的忠誠度。

粉絲基於對偶像的愛而自發地為偶像應援，例如在粉絲群中募集資金為偶像舉辦生日慶祝活動。縱使粉絲在這些活動中並沒有得到任何實質上的報酬，甚至要付出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但他們卻樂在其中。粉絲透過這些行為來表達對偶像的支持，他們認為這些活動能引起偶像的關注，令粉絲覺得與偶像有更強的連繫。粉絲參與偶像活動一方面滿足了粉絲心理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提升了偶像在社會中的知名度，例如粉絲為其偶像製作的燈箱廣告和大型廣告牌在社會上有着為該偶像作推廣的作用。此外，粉絲為了讓他們的偶像在網絡上有更好的評價，他們會瘋狂觀看偶像的音樂作品以提升點擊率，或會號召粉絲群體在網上平台留下正面的評論以提升「路人」對偶像的觀感。其次，他們又會在社交論壇上向其他社會人士介紹其偶像的音樂作品，以協助偶像擴闊粉絲基礎。

在粉絲勞動裏，粉絲成為了無薪勞工協助偶像提升知名度。當香港樂壇有越來越多的本地歌手受到樂迷的關注和歡迎，坊間對本地歌手的討論度亦會提升，香港樂壇在新人湧現和高質素音樂作品流入市場下便會變得蓬勃起來。各個歌手之間也可能產生良性競爭，他們互相激勵並催生出更優質的音樂。水平更高的廣東歌協助香港樂壇吸納更多聽眾，對本地樂壇的長遠發展產生正面的影響。

ii) 近年廣東歌的興起除了令一眾歌手、音樂製作人聲名大噪外，亦吸引和鼓勵了不少熱愛音樂的市民投身音樂製作的行業。過去歌手走紅的途徑往往在於其在電視、電台等大眾媒體的曝光。當然，電視曝光仍然是現今歌手提升知名度的重要途徑，但社交媒體的興起，使獨立音樂人有更多的方法走到在大眾面前，向大眾分享自己的創作，亦在不同平台上擁有一定的追隨

者。社交媒體、Youtube等成為了現今獨立音樂人的起步點。正如受訪者Sunny。他作為一個對音樂深感興趣的學生，由2020年開始Busking，及後由好友開設Instagram專頁，分享歌唱影片和自家創作的歌曲，已有逾千名粉絲追蹤。

網絡歌手成為資訊時代的新常態，可謂打破了以往唱片公司「捧紅」一名歌手的方程式。音樂人要突圍而出未必再需要唱片公司的力捧，和大量的電視曝光。相反，在民間出發的獨立音樂人雖然欠缺唱片公司的支持，但仍能透過網絡向大眾展示才華，被大眾所認識。如KOLO R、My Little Airport、ToNick等獨立樂隊甚少出現在電視屏幕前，但亦逐漸打響名號，特別在年青一代頗受歡迎。甚至現在不少唱片公司在宣傳自家歌手時，亦有意無意地以「貼地」、「素人」等作為賣點。

近年社交媒體和youtube形成的樂壇新常態，除了帶起整個社會對音樂的關注，也促成了獨立音樂人、KOL和主流歌手的互動和交流。例如在《Chill Club 推介榜年度推介21/22》中，光頭幫、JB、MasterMic等獨立Rapper的表演便把非主流的HipHop音樂、Rapping帶入大眾的視線。主流音樂和獨立音樂並非站在彼此的對立面，獨立音樂人走向大眾舞台也不一定代表會趨向「商業化」、「失去初心」。相反，隨著主流歌手和獨立音樂人的合作越來越多，本土音樂創作的體裁、類型和風格等逐漸邁向更豐富、更多元化的新時代。

參考資料

Frith, Simon, Taking Popular Music Seriousl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7), pp. 213

“What Can Songs Tell Us about People and Society?” HISTORY MATTERS - The U.S. Survey Course on the Web

羅民威，1999，流行曲中的香港世界，時代論壇

阿果（2021年11月30日）。至少有歌·6 數據故事：崩壞一年，陪伴香港人的是什麼歌。零博客 2021.Q4。取自<https://agora0.gitlab.io/pen/21q4/stand/2021/11/30/STAND-%E8%87%B3%E5%B0%91%E6%9C%89%E6%AD%8C-6-%E6%95%B8%E6%93%9A%E6%95%85%E4%BA%8B-%E5%B4%A9%E5%A3%9E%E4%B8%80%E5%B9%B4-%E9%99%AA%E4%BC%B4%E9%A6%99%E6%B8%AF%E4%BA%BA%E7%9A%84%E6%98%AF%E4%BB%80%E9%BA%BC%E6%AD%8C.html>